

城市蔓延背景下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影响研究

范建红 朱雪梅 谢涤湘 (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90)

【摘要】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空间的无序蔓延,对乡村景观生态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通过文献资料法与定性分析法对城市蔓延内涵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并从四个层面分析了城市蔓延对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的影响研究。提出在我国建设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社会的大背景下,应从城乡互动的视角分析城市蔓延与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加强从微观尺度分析城市蔓延所导致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并因地制宜地研究不同区域不同时空尺度城市蔓延与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的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引导城市在合理区域增长是协调乡村景观生态保护与城市空间增长矛盾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城市蔓延; 乡村景观; 生态安全; 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城市蔓延(Urban Sprawl)是快速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表现为土地增长超过人口增长的过程,其建立在“对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和消耗”的基础上^[1],并带来包括土地低效利用、自然景观破坏、生物多样性降低及区域生态系统衰退等问题^[2]。自从18世纪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国家,强调私人财产优先的伦理观念以及“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使得城市迅速扩张起来。1950年代以来,私人汽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网络的建设,使得城市蔓延浪潮迅速波及北美和澳洲,其中一向以“紧凑城市”自居的欧洲国家,也同样面临蔓延危机。进入1980年代,城市蔓延所引发的各种环境及社会经济问题被西方学者们所关注,提出蔓延方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导致乡村地区耕地被侵占、特色消失、景观格局失衡等多种生态环境问题,一系列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灾害对城市的反噬令人触目惊心,如何控制城市蔓延和保护乡村景观生态健康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地理学者、规划学者及环保主义者和土地经济学家们所面临的挑战,并积极探索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果,期望达到城市理性

增长与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的最佳平衡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18.9%增长到2015年的56.1%,许多大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3]。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及城市空间的过度蔓延对乡村景观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许多处理城市蔓延与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的政策或失败或仅取得短效的成果。针对这些问题,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城市蔓延是什么?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存在哪些问题?城市蔓延到底对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造成怎样的影响?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城市蔓延视角分析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的发展研究,揭示蔓延对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影响的内在机制,探索如何将城市蔓延所导致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转化为城市精明增长与乡村景观保护协同的政策与实践。

1 城市蔓延概念界定

城市蔓延发生在西方由福特到后福特工业时期和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文化的转型阶段^[4]。在福特工业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所引领的交通网络的大量建设将城市塑造成与传统城市完全不同的无节制的蔓延形态,使得不同学科专家开始关注城市蔓延,城市蔓延的相关概念描述如表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 41301175、41271162); 广东省公益研究与能力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编号: 2015A020219007);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色创新类项目(编号: 2014WTSCX030)

表 1 城市蔓延的界定及特征

派别	学者或机构	时间	概念和内涵	主要观点
学术派	Gottmann (戈特曼) ^[1]	1961	大都市边缘处于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化过程中,表现为持续不断的空间扩张	中性观点,从地理学角度提出蔓延是城市空间扩展的理性过程,使得乡村景观逐渐改变
	Clawson (克劳森) ^[2]	1962	土地使用功能分割,居住区的不连续使得难以形成多功能混合用地	中性观点,从地理学角度提出蔓延是由于城市用地功能的单一,引致城乡空间结构的变化
	Harvey and Clark (哈维和克拉克) ^[3]	1965	城市空间的低密度连续发展、延干道带状发展和不连续的蛙跳式发展	贬义观点,从经济学角度提出蔓延式发展导致了城市边缘区域土地价值的下降以及农业用地的流失
	Downs (道森) ^[4]	1994	郊区化的特别形式,指以极低的人口密度和以占用未开发土地的形式向现有城市化地区的边缘扩展	贬义观点,从规划学角度提出蔓延是低劣的用地规划,消耗土地多及依赖于小汽车等
	Ewing (尤因) ^[5]	1997	以蛙跳式的伸展、飞地式的增长和不连续的城市延伸进行空间拓展方式	贬义观点,从经济学角度提出蔓延导致发展中国家城市边缘区乡村的贫困化
	Burchell (伯切尔) ^[6]	1998	低密度的土地开发、单一功能和蛙跳式的扩展、带状的商业发展和依赖小汽车的空间拓展模式	贬义观点,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蔓延所带来的社会、生态与环境问题,包括城市边缘区开发的分散、农业用地和开敞空间的消失等
	Dutton (达顿) ^[7]	2000	城市边缘的主要道路向郊区低密度、无序、功能单一地扩展	贬义观点,从社会学角度强调蔓延的扩展方式造成了社区活力和个性的丧失
管理派	Sierra Club (山脉俱乐部) ^[8]	1892	依赖汽车,向城市边缘延伸的低密度发展方式,导致绿地毁坏、交通拥塞和空气污染等	贬义观点,从环境保护角度关注蔓延对环境的影响,认为这种依赖小汽车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不负责任和规划失败的表现
	U. S. Housing and Urban Department (美国住房和城市部) ^[9]	1999	具有非常低的居住密度,依赖小汽车出行,占用城市外国大量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跳跃式和分散式发展	贬义观点,从社会学角度关注居住模式所引发的蔓延现象,认为居住空间消耗了大量的农用地和生态用地等
	Smart Growth America (精明增长组织) ^[10]	2002	城市土地开发速度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使得消耗大量的非必要的自然资源,并导致人们长距离通勤和浪费大量的人力资源	贬义观点,从规划角度提出低密度开发以及严格的土地划分使得中心区衰退,认为精明增长是控制城市扩张和促进城乡协调的发展模式

由于受到不同的学科范畴、不同的研究视角及不同的衡量尺度等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很难准确完整地界定城市蔓延内涵,其中地理学者侧重于对蔓延现象的分析,经济学者侧重于对蔓延机制的解释,规划学者则侧重于通过城市规划的手段来抑制蔓延,社会学者侧重于蔓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分析等。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城市蔓延是一种郊区化现象,并且城市蔓延是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耕地被侵占及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出现问题的根源。

2 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提出

乡村景观是由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及其中的社会结构所组成的复合生态综合体,是人类活动在土地上的表现^[11]。乡村景观生态安全是指持续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使得社会经济发展不受或少来自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与威胁的状态,因而其生态安全问题成为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适宜尺度^[12]。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国际社会对工业化发展引起的生态危机的广泛关注,以《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著作为代表,国际上掀起了

基于生态基础的人类理性居住环境研究的热潮。1969 年,美国 MacHarg 的《设计结合自然》提出基于因子叠加的生态规划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将之广泛应用到城市开放空间规划、农田保护规划等领域^[13]。其后在西方发起的以绿道(Greenway)运动为代表的生态网络(Ecological Network)构建及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建设,都成为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安全方面研究的新热点^[14]。国内学者通过充分吸收景观生态学思想,根据“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制定景观生态安全的指标体系,并将之应用到实践规划中,如孙燕红等结合生态价值评估模型和 GIS 技术评价方法,在综合评价水域、林地、草地等价值基础上,进行了西安中心市区合理的城市空间发展分析^[15]。王玉国和祝仲文等从土地生态适宜程度出发,分析建设用地空间扩张与耕地、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并划分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刚性增长边界和弹性增长边界^[16,17]。上述研究主要是从自然生态资源分析自然景观生态安全问题,缺乏从综合视角分析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并从城市蔓延角度分析对乡村景观生态安全所

造成的影响。

3 城市蔓延对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影响

3.1 从传统的物质性实体空间到非物质性社会空间影响研究

乡村景观及其所依附的土地和空间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是权力和道德的物质表达和竞逐场所^[23]。对于城市蔓延如何影响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国内外学者最早是从传统的乡村物质空间进行景观叙事分析。19世纪福特工业社会下的大量定型化商品生产和税收分配体系推动的拥有较高物质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得乡村景观的空间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4]。因此,从物质空间类型规律的影响分析乡村景观的空间危害及负面影响,探寻城市蔓延所导致的乡村地域空间的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是各学科关注的要点。从最初的“以占用农业用地和开敞空间为代价,对土地资源进行低密度开发的土地利用模式”^[24]的特征描述,到关注城市蔓延对乡村聚落景观、乡村生态环境、乡村交通形态、郊区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影响,这些都是探寻城市蔓延所导致的乡村地域物质空间的变化。随着对乡村景观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学者们也开始关注除乡村地域类型特征外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地理历史规律等的影响^[25],并从社会公平和区域分工的视角探索乡村非物质空间发展范式的途径,认为与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密切相关的乡村性主要体现在其社会、经济、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26],提出城市蔓延所导致的种族和贫富隔离并引发社会空间分异等问题,认为权力关系和政治因素是改变乡村景观的重要力量。而内生于乡村社会的文化景观,则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日益碎片化,乡村地域的安全感和归属认同感不断减弱,使得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价值不断被解构,乡村生活的多样性不断降低。城市蔓延对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的影响研究,从关注传统的物质景观实体空间,转而关注城市蔓延所导致的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空间等非物质景观,这一发展不仅从乡村性角度为乡村地理学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也为新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思路。

3.2 从宏观层面的区域空间到微观层面的通勤与职住空间

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特征反映了城与乡的作用

强度及其对乡村景观发展的影响,也深刻反应了城乡之间空间组织的内在机理^[27]。对乡村景观而言,其生态安全的评价主要包括生态服务价值和生态脆弱性等两部分,因此最初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宏观层面的区域空间问题诸如耕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等。全球化的发展变化使得研究热点转向全球性议题,包括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区域生态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并着力研究各种自然与人文景观在宏观空间中的表征形态与分布特征、差异与规律^[28],提出城市空间的蔓延和现代技术的扩散,是导致区域乡村景观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生态性降低的重要原因^[29]。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乡村景观研究,使得城市蔓延对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的研究转向乡村的微观地域空间,包括乡村区域所在、正式的乡村表征(Representation)和乡村日常生活的“乡村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 Model of Rural Space)^[29]。研究领域包括乡村地区的小城镇、城乡结合部的购物空间、城市通勤范围内的乡村景观空间等各种微观区域所在,这些空间往往是利益冲突的场所,同时也是城乡特性协调和争夺的竞技场^[30]。在微观空间的研究中出现对家庭、社区和个人的研究^[31],并以“空间的行为”与“空间的感应”为关注点,研究微观空间中个人与环境的平衡与反馈原理,强调个体决策行为对乡村聚落分布、乡村景观环境等的影响^[32],提出城市蔓延对乡村生产、生态和生活景观具有重大影响,导致微观空间上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变迁、购物空间、休闲娱乐、人口结构、迁移、职住和健康的变化等问题。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乡村性别关系尤其是女性空间进行了重新认识,提出对乡村生活理解和认同的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并试图反映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化在乡村微观空间的表征^[33],包括对乡村弱势群体如老人、小孩、同性恋者等的生活空间剥夺与服务剥夺问题^[24]。这种以存在主义的视角看待乡村景观微观空间并试图解析其生产和再生产逻辑,进行多向度的分类与对比研究,有助于理解城市蔓延对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的作用过程与作用机制。

3.3 从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发展范式向多功能乡村转型发展研究

1950年代初期,经历“二战”后的欧洲国家对粮食安全高度重视,使得农业占据着社会中的重要位

置,乡村被认为是资源最优效率配置定律支配下的土地和人口等生产要素的来源地^[64],并通过明确乡村独特的生产功能来确定乡村景观空间^[69],支撑了乡村“生产主义”的发展。由于将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农业问题的研究,这种以粮食生产为主导的“生产主义”的发展模式使得乡村的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其发展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64]。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乡村景观虽具有表征的乡村性,但生产功能已经弱化^[63]。同时以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环保主义的盛行推动了“后生产主义”的乡村发展范式^[64],学者们强调乡村所提供的产品是多元化的而非专业化的,提倡一种去农业化的乡村发展思潮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64]。随着对乡村景观空间环境的认知和乡村性问题的研究深入,很多学者对“去物质性”的后生产主义乡村发展模式提出质疑,认为乡村景观是由经济、社会和环境组成的复杂系统,其具有生产、消费和生态等多样性功能^[25,37],并且不同社会群体对乡村地域多样性功能的需求变化导致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的演变。如耕地不再被视为仅是农业生产功能,同时还包括就业功能、养老功能、经济功能、生态功能等^[68]。乡村景观的多功能性更侧重于农业和乡村参与者的地方性嵌入,农业与乡村关系的本质、程度以及持久性等,反应了人们对乡村的多功能社会需求,揭示了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及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这种从现代主义发展范式向乡村景观多功能性的转变,反映了传统的农业农村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乡村环境和导致乡村社会机理脆弱化为代价的^[64],提出了多功能乡村转型使得保护乡村成为与发展乡村一样的重要目标。

3.4 研究视角上尝试多尺度、多学科与多方法的交叉融合

无论是城市蔓延还是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均存在于不同的研究尺度,从全球、国家、城市、社区、家庭乃至个人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特点。除了上文所述的宏观的全球视角和微观的社区、家庭或个人的角度,从流域、省域或地区的角度探讨城市蔓延背景下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也较为常见。如以城市蔓延对耕地的影响为例,就有从国家、城市、流域或县城等不同空间尺度进行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影响分析^[69],显示出城市蔓延与耕地

景观破碎化具有密切的关系^[64],并致力于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探索。与此同时,不同的知识背景、研究方法手段,乃至不同的政治观点,对城市蔓延背景下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具有不同的评价与解释,研究视角更趋于多样化。由于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存在典型的时空异质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土地无序贪婪式的蔓延,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重压力下,乡村景观的研究愈益显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征。传统的地理学、经济学、环境学等依然将其作为各自的重点领域,其他学科也开始涉足相关问题,并体现出各自独特的优势。如政治学关注公平、利益与权力的问题;心理学关注景观认知与风险感知的问题;伦理学关注环境伦理与景观价值的问题。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地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国外乡村景观在研究范式上逐渐向人文与社会方向转变,研究内容更加多元化和丰富,从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成为趋势。在研究方法上,面对蔓延所产生的城乡新问题,传统研究在技术、理念等方面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新的研究则是融合多学科理论方法,包括从数理统计、多维指标测算、计量经济学的解释以及运用GIS与RS等技术,进行动态的、可视化的和综合的研究,使得城市蔓延语境下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呈现出复杂、多维的关系。

4 评述与展望

中国城市蔓延现状及所导致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随着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将在中国城乡建设中承担更为重要的作用,当务之急将是探究如何将城市蔓延所导致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转化为城市精明增长与乡村景观保护协同的政策与实践。乡村景观作为一个兼具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多功能性与多种尺度特征的地域空间,其景观生态安全的时空变化将带来更综合和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当前“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并存的中国乡村转型发展和时空压缩的城乡关系下,由于城市蔓延作用方式、强度及特征的不同,使得乡村景观生态安全不断的转型与分化。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应采取不同的蔓延治理措施和必要的政策干预。

将城市蔓延与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放在城乡互动的视角进行研究。面对蔓延所产生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传统研究建立在城乡空间分异的基础上,缺乏从城乡互动的角度进行相关研究。要避免两个不可持续的极端,即牺牲乡村景观生态安全换来城市的发展,或以保护乡村景观生态环境为名而阻碍城市的理性发展。有效的治理措施需将城市空间的合理增长与乡村景观生态环境置于同等重要和良性互动的地位,即引导城市空间精明增长将是促使乡村景观生态保护的有效手段。

加强从微观尺度分析城市蔓延所导致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的测度、时空演变特征、社会文化转型及特征与机理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结合当前我国乡村转型发展的特殊性,探讨城市蔓延对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的影响,并通过微观尺度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定性与定量分析,总结城市精明增长与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的不同优化模式与规划措施。

重视政策的因地制宜性,不同区域不同尺度的城市蔓延与乡村景观生态安全问题的差异很大,而且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及作用机制等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基于特定的地域背景理解与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提炼不同地域、不同空间尺度及不同城乡发展阶段其乡村景观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变过程及模式,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

- [1] Ewing R, Rolf P, Don C. Measuring sprawl and its impact [M]. Washington, D. C.: Smart Growth America, 2004.
- [2] 孙萍,唐莹,Robert J Mason,张景奇. 国外城市蔓延控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J]. 经济地理, 2011, 31(5): 748-753.
- [3] 龙瀛,韩昊英,赖世刚. 城市增长边界实施评估: 分析框架及其在北京的应用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 (1): 93-100.
- [4] Xi F, He H S, Clarke K C, et al.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sprawl on farmland in Northeast China—Evaluating a new strategy for rural development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2, 104(1): 34-46.
- [5] 仇保兴. 紧凑度和多样性——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 [J]. 城市规划, 2006, 30(11): 18-24.
- [6] 谷凯. 北美的城市蔓延与规划对策及其启示 [J]. 城市规划, 2002, 26(12): 67-71.
- [7] Gottmann J. 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 247.
- [8] Clawson M. Urban sprawl and speculation in suburban land [J]. *Land Economics*, 1962, 38(2): 99-111.
- [9] Harvey R O, Clark W A V. The nature and economies of urban sprawl [J]. *Land Economics*, 1965, 41(1): 1-9.
- [10] Ewing R. Is Los Angeles-style sprawl desirable?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97, 63(1): 107-126.
- [11] Downs A. New Vision for Metropolitan America [M].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Lincoln Institution of Land Policy, 1994.
- [12] Burchell R W. The costs of sprawl revisited [M].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8: 5-18.
- [13] Dutton J A. New American Urbanism: Reforming the Suburban Metropolis [M]. New York: Distributed in North America and Latin America by Abbeville Pub. Group; London: Distributed elsewhere by Thames & Hudson, 2000.
- [14] Sierra Club. The dark side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suburban sprawl [M]. San Francisco, CA, 1998: 20-24.
- [15] USHUD. The state of the cities 1999: Third annual report [M]. Washington, D. 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1999.
- [16] 范建红,陈烈,寇军. 乡村景观空间演变的文化解读——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J]. 建筑学报, 2009, (10): 83-85.
- [17] 彭建,王仰麟,刘松等. 景观生态学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 [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 40(1): 154-160.
- [18] MacHarg I L. Design With Nature [M]. Nature History Press, N. Y, 1969.
- [19] Benedict M A, McMahon E T. Green infrastructure: linking landscape and Communities [M].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006.
- [20] 孙燕红,宗跃光,柯丹等. 空间生态价值评价方法在城市蔓延控制中的运用——以陕西省西安中心市区为例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1(6): 64-69.
- [21] 王玉国,尹小玲,李贵才. 基于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划定——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2, 19(1): 76-82.
- [22] 祝仲文,莫滨,谢芙蓉. 基于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划定——以防城港市为例 [J]. 规划师, 2009, 25(11): 40-44.
- [23] 房艳刚,刘继生. 理想类型叙事视角下的乡村景观变迁与优化策略 [J]. 地理学报, 2012, 67(10): 1399-1410.
- [24] 张景奇,孙萍,孙蕊. 从“蔓延控制”到“蔓延治理”——美国城市蔓延应对策略转变及内因剖析 [J]. 城市规划, 2015, 39(3): 74-80.
- [25] 房艳刚,刘继生. 基于多功能理论的中国乡村发展多元化探讨——超越“现代化”发展范式 [J]. 地理学报, 2015, 70(2): 257-270.
- [26] Woods M. Rural geography: blurr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connection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6): 849-858.
- [27] 李红波,张小林. 乡村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J]. 人文地理, 2015, 30(1): 16-20.

- [28] 姚华松, 许学强, 薛德升. 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空间的再认识 [J]. 人文地理, 2010, 25(2): 8-12.
- [29] 龙花楼, 刘彦随, 张小林, 等. 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新近进展 [J]. 地理学报, 2014, 69(8): 1145-1158.
- [30] Mahon M. New populations: shifting expectations: The changing experience of Irish rural space and place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7, (23): 345-356.
- [31] Friedland W H. Agriculture and rurality: beginning the 'final separation'? [J]. *Rural Sociology*, 2002, (67): 350-371.
- [32] Brendan M G. The sustainability of a car dependent settlement pattern: an evaluation of new rural settlement in Ireland [J]. *The Environmentalist*, 1998, 19(2): 99-107.
- [33] 龙花楼, 张杏娜. 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国际研究进展及启示 [J]. 经济地理, 2012, 32(8): 1-7.
- [34] 张京祥, 申明锐, 赵晨. 乡村复兴: 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5): 1-7.
- [35] Claval P. Reading the rural landscape [J]. *Landscape and Rural Planning*, 2005, 70(1/2): 9-19.
- [36] 申明锐, 沈建法, 张京祥, 等. 比较视野下中国乡村认知的再辨析: 当代价值与乡村复兴 [J]. 人文地理, 2015, 130(6): 53-59.
- [37] Holmes J. Impulses towards a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rural Australia: Gaps in the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6, (22): 142-160.
- [38] 蔡运龙, 霍雅勤. 中国耕地价值重建方法与案例研究 [J]. 地理学报, 2006, 61(10): 1084-1092.
- [39] Inostroza L, Baur R, Csaplovics E. Urban sprawl and fragmentation in Latin American: A dynamic qua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patial pattern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3, (115): 87-97.
- [40] Tian L, Ge B Q, Li Y F. Impacts of state-led and bottom-up urbanization on land use change in the peri-urban areas of Shanghai: Planned growth or uncontrolled sprawl? [J]. *Cities*, 2016, (12): 1-11.

作者简介: 范建红(1976-), 女, 湖北黄冈人, 博士, 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乡村景观生态安全与城乡可持续发展研究。

收稿日期: 2016-09-05

Literature Review of Urban Sprawl Influences on Ecological Security of the Rural Landscape

FAN Jianhong, ZHU Xuemei, XIE Dixiang

【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disorder spread of urban space have caused great pressures on the ecological health of the rural landscape. First of all, the concept of urban sprawl is defined, which is proposed that it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de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occup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security of rural landscape. Then the impact of rural landscape ecological security is analyz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sprawl, which present complex and multidimensional relations of rural landscape from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entity space to non material social space, from regional space of macro level to the commuting and jobs housing space of micro level, from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productivism and post-productivism to multifunctional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cale,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 method cross fusion. Last the inhibition influence of urban sprawl on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rural landscape is analyzed,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system of sprawl control to the planning measures of sprawl adjustment as well as the policy guarantee of sprawl governance. Then some suggestion have been given that urban sprawl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of the rural landscape should be studie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micro-scale analysis of urban sprawl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of rural landscap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specific policy should be made under the macro trends of building a new urbanized and ecological civilized society. Controlling urban growth with a reasonable boundar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duc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rural landscape and urban growth.

【Keywords】 Urban Sprawl; Rural Landscape; Ecological Security; Influence Mechanism